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四十四冊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四十四册

第四十四冊目錄

紅雨樓集不分卷 黿峰文集不分卷(原裝十二冊)〔三〕冊七至冊九

冊七

尺牘 一

法海寺志引 四三〇

榕城三山志序 四三三

冊八

華蓋山志 四三五

尺牘 一六一

冊九

疏 三〇七

偈 三五二

呈詞 三五三

論 三五八

記 三八七

雪峰志 四一八

復戴亨融督學



使節過三山追隨宴咲鄙陋如某乃辱明公注之
交藉之中留別佳章至今珍之篋笥常起光怪
嗣是濁水清塵黔山閩海迴隔萬里莫由修候
輿居稽生之懶不足問也張紹和入芝城正擬
裁八行問訊索行色倥偬遂不及附致區區願
明公不以公之不肖先貽翰札垂教雄篇且重
以兼金之貺自揣涼德何所裨于明公愧之乃
爾一諷一吟真如飲仙家之沆瀣五內俱涼耳
武夷三十六峯奇絕冠南服以明公高懷逸韻

道遙于其間不與山川相映發哉第恐璽書催
起東山丹厓碧水不能長檄枕屨武夷君又當
賦移文如釋圭故事耳漫成小詩題之扇頭聊
見情愔哀感之餘語不能工幸祈郢教尊、奉
復不盡

又

武夷山川映發而郡城梅山芝山亦仙靈窟宅
以明公扶藜泛槎於其間當令烟霞改色巖岫
增媚耳第武夷為吾閩山川之最列名洞天自
古以來所修山志混淆雜亂未有操椽筆勒成

一家言者去歲謝在杭過家曾稍潤尚未脫稿而王程迫去嘗囑費使君完此功案今明公一代文宗千秋盟主得無意于錢氏二子乎不肖雖乏三長而家有藏書足備任使幸舟商之使君亦不朽之盛事也何如安將軍又蒙削牘深啣國士之感然廣之不辰數也謂之何哉他日稍有寸豎寧忘報耶草草奉復尚容嗣布

復張昆水廣文

按宋史蔡君謨卒于英宗治平四年年伍十六次歲始為神宗熙寧元年蔡郡公序曰忠惠公

熙寧慶曆間有數人物年月似不相符又曰忠
惠去今四百餘禩何穉孝序曰今其文章去之
且八百歲皆非實錄也夫忠惠卒于治平四年
去今萬曆丙辰伍百伍十年郡公與儀部各悞
二百載不宜懸絕矛盾至是倘晉謁郡公譚友
於此各改為數百年便自渾融不相牴牾又易
熙寧為天聖庶後之覽者無所訾議則不侵忝
為郡公儀部之忠臣也蓋郡公向未相聞而序
中齒及賤名賤字不敢不據愚衷以報知己耳
惟高明酌之

與張昆水

自束髮讀先孝廉社課即奉張先生制業為
正鵠雖歷三十年所而鸞龍繡席之文尚在胸
臆間也年來家難相尋有缺修候去歲為姬岩
高蓋之遊又獲交長君誼叙通家交聯杵臼通
者復見貽蔡忠惠文集始知尊丈留心校勘較
之豫章刻板尤為詳審至于謬作別紀亦附忠
惠以行不佞不能有裨于忠惠而蔡郡公與門
下裨不佞者得且多矣感當如何

○復張維誠

承惠和靖先生集刻板精工紙烟明朗如獲拱
璧大序摘其佳句比湖之情趣景色尤為處士
傳神向令坦捐資授剞甚盛心也弟細閱之更
有一二踈漏處如省心錄一書朱文公斷其非
和靖所作乃沈道原筆也宋景濂學士又申言
之二公之名聲揭日月且歷攷本傳及宋人小
說皆言和靖詩詞清逸人品孤高並無一人譚
及省心錄一句則考真潛溪之言可為的據茲
復附于集後恐和靖在天之靈亦有所弗安者
何文叔附言亦稍譚及尚未痛快愚意肯以朱

宋二公之言錄之末簡以存傳疑之義何如更
附錄如陳剛中一絕乃元天台人陳孚字剛中
者所作見享本集非宋堃風篁嶺之陳剛中也
當改宋為元如薩天錫七律一首正德刻本作
黃鎮成今悞為天錫愚查黃集寔有此首而薩
集無之當改薩為黃如陳黼拜和靖墓第二首
千樹梅花一鶴琴暗香疎影動高林至今瑪瑙
坡前月照見先生鉄石心又作夏時止之名而
重出之愚查原本夏集無此首二公皆杭人也
有一悞當考而正之如夏時止自有七言律詩

二首一為林和靖墓一為梅言琴鶴夢新刻森
之不收何耶如冷齋夜話宋僧惠洪所作武林
舊事元周密所作皆未考其姓名而缺之若夫
宋元小說國朝文集尚有切于和靖事蹟者恐
亦未盡嗣當廣搜博采一時未能拈出耳

○寄吳仲聲

枉寄扇頭佳什冷々大雅之音 誦香雪新篇
趙璧隋珠爆然驚目如綠野暫看盟獨鶴紫宸
還說夢非熊千聲爆竹催殘臘萬疊烟波滯去
身剔罷紅燈愁剪素敲殘明月愁流黃盤惟昔

肯頻沽酒齋有芙蓉且擁毳可謂七言長城第
所佩誦不忘者又不獨何穉孝所賞五言數聯
已也弟自西河罹變魂斷目枯非復作向時面
孔仁丈何以策之江右曾君敬梅向在新都相
識茲携湖筆入閩至三山但售其半今且挾之
溫陵已為推廣於諸衿勿令夢中灼其華幸
耳尊、布復臨楮馳神

寄游文學書

仲卿

三山去秦川僅數舍耳久欽令祖參知公碩德
宏抱竟當吾世而失之至今有遺恨焉日者承

惠藏山集伏而讀之如入萬寶之山琳球畢
具涉巨浸之海珍怪森羅始信地傑人靈鍾祥
匪偶後生末學雖未獲侍壇坫之末而佩誦陳
編不必親承教誨亦忝附私泚之科者矣然不
佞猶有說焉凡縉紳豪杰之士其人已注其骨
已枯所藉以垂不朽者詩興文耳當日苦心異
後世有子雲而知太玄也編次必須次序精詳
讐校必須字句磨勘然後傳之通國大都庶免
魯魚帝虎之誚今觀斯集訛誤紊亂不一而足
如卷數之分必須隨体而列方為合例今七言

律以數十首而附五言律之末而不另提五言
七言絕句又附五言排律之末亦不另提雖曰
分體分卷其實因分而反紊矣如七言排律讀
定遠遺愛傳題署二首而詩則混為一首矣如
文集與詩原當一式何詩曰藏山集而文則曰
文集而異其名且中縫曰游參知文集與詩中
縫又不同則詩自詩文自文矣允宜文附詩後
接卷第十一第十二而文之目錄摭彙於詩之
目錄之後分爲八冊始成完璧也至于參知
公曾序謝皋羽睇髮集正秦川文獻所闕今乃

遺之不為缺典乎然則所遺者似不止此矣其中一點一畫舛訛差錯又難以枚舉矣按陳汝翔前序云先兄惟和與鄧少參選詩弗及參知公以為不識參知公能詩斯言過矣蓋先兄於此道極其苦心向習參知公之為人而投分之雅生平執鞭所欣慕者注、與鄧少參談詩必曰秦川少澗先生為吾閩巨擘然其所選風雅一書但限以福州十邑而秦川例在鄰故弗錄非弗知而弗錄也至于隆中半榻參知公常命賦詩先兄之言具在也乃謂不識參知公乎

能詩不亦啻寃于地下哉耳目之近尚且贖之
如此何以示信于來世耶仁丈既承箕裘盛業
不惜繡梓之費必宜再加詳審一番更補則不
佞一得之愚庶幾為參知公之蓋臣也若曰未
同而言越俎而代則不佞安所逃其罪乎惟高
明察之校正訛字另開別緒

寄連見明

弔

芝山把臂已歷兩秋每當月影鐘聲間步雙樹
林中獨念天際真人脉脉不得語耳頃聞尊堂
太夫人厭世而仙未能効吾家矣絮越鄉而吊

通家之謂何薄具辦香誅文遙致慈靈之次并
唁孝履惟順時節哀以慰遠念不佞痛抱西河
目枯淚盡餘生殘喘歲月苟延而已悽愴鬱結
之况叔度能道之不復贅也臨楮於邑

○寄丘德長

春初一舟把臂遂爾河漢不佞束髮論交以迄
今日庶幾盡海內名流能如仁丈之意氣翩翩
詞華楚々所稱莫逆於心者指不冉屈惟是天
隔一方良晤為難傳雲之想何日忘之不佞痛
抱西河心緒悲愴杜門却掃無以為歡彈鋏臨